

安明阳画集



安明阳画集

●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贵在新感受

——看安明阳新作有感

● 车永仁

画家安明阳调离我们出版社已经好多年了，听说他在画画，夜以继日地在画画；心情也从未有过的舒畅、自在。安明阳14岁参军成为“红小鬼”，历经抗日烽火和解放战争的洗礼，为革命事业兢兢业业、一腔热血。一支画笔在手中几十年，然而真正使他完全沉浸在创作激情之中的却是离休之后的现在。他说：“现在就是想画画。”他有过“专业创作”的梦，于是由总政来到了天津。他具体领导组织过美术创作，并亲自上画布，但是这毕竟是他从事几十年文化出版事业的一段色彩斑斓的插曲。日常的繁杂的不由自主的事务又使他无暇顾及艺术创作。与多少有才华的艺术家一样，在革命事业中，他积极热情地发挥着“螺丝钉”的作用，向以善于接受新事物和才思敏捷、能干实干而为同行称道。

面对着画家安明阳的一幅幅新作，我不由得感到画家在恢复着自我，在开始圆自己的梦。

这批作品以它特有的新鲜感冲击着观者的心田。那热烈浓艳的鸡冠花，红得醉人；那奇绝的白菊，纯洁得令人尊敬；还有那昂然的美人蕉、金黄灿烂的《秋色》、陶然怡人的《山水》、往日行军途中的记忆《崇山涧音》等等，来自日常生活，却又是画家心中自己的花、自己的树、自己的山、自己的景，无不表现着他独有的艺术感受。几十年的人生历程，有过欢乐，也有过坎坷和困惑，画家执意高扬的是他始终如一的热情和对人格精神的赞颂，以真善美的画面回报给人民。这是美国现代主义女画家奥基芙画的特写花卉细部内含的隐秘和诱惑心理所不能相比的。

过去安明阳没有画过中国画，现在一发则不可收。安明阳放下油画转而切入中国画，以他对艺术的深刻理解，一开始就抓住了“笔墨当随时代”的真谛，致力于现代人的感受和新意境的表现。花卉作为中国画的独立画种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从开始的工笔写生到文人画的写意贯穿着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道家哲学思想，作品讲“生气”，求情感，直接拥抱大自然，明显不同于西方的花卉景物写生。安明阳的花卉作品在精神上继承了这个传统，但是在具体表现上却不同，他更加强调现代人表现现代人的感受、意境，也就是说，他的起步不着眼于传统绘画技法中的一笔一墨、一招一式，而下功夫于现代的艺术表现，用感受统领笔墨，不为笔墨程式牵着走。不同的感受，需要画家运用或调动不同的或多种的艺术表现手法，一成不变地因循笔墨，犹如古人的须眉安在现代人的脸上，怎么巧妙也难免会不自然不协调，何以再谈艺术创造呢？有成就的艺术家俱深得个中三昧。郑板桥、金农和石涛都画竹子，各自感受不同，艺术也别具特色，这才是艺术。李可染“打进”传统几十年，但他真正“打出来”，创造中国现代山水画艺术，主要依靠的还是他在大自然中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或者没有实现的艺术感受。山间的梯田和林阴中的小溪流水在他眼中像一面一面的镜子和像小孩的眼珠又黑又亮；那逆光中闪动的树和山的边缘光线更使他入迷。李可染抓住了现实生活中现代人的这种新感受，立足于表现这种新感受。他不以跟随齐白石十年，又拜黄宾虹为师而墨守成规，因袭师承，相反地利用齐白石的慢行笔和黄宾虹的积墨法为表现他自己的新感受服务，创造出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李可染艺术。这种有感而发，画自己的画，是画家的成功之道，也是形成安明阳作品新鲜感和视觉冲击力的主要因素，画家安明阳获得了成功。

抓住新感受不容易，表现新感受也不容易。现代画家们很重视画面的冲击力，我以为这其中笔墨恣肆的因素，更重要的还在于感受的力度，以及由此而需要作品的整体感和点、线、面、色、形的体量处理。所谓力度或张力来自情感和形式两个方面，形式是为情感所支配的。

画家安明阳过去是搞油画创作的，现在拿起毛笔与水墨、花青、赭石、硃砂、石青、石绿打交道，难免有力不从心之处，但是他善于扬长避短，精心于画面的整体处理，在点、线、面、色、形的安排上下工夫。在保持原型的基本特征外，他大胆取舍、概括、变形组合，既在平面上做文章，又在平面和空间之间互相穿插、变换，十分不容易。作品《白菊》，画家为了突出纯洁，颂扬人格精神的力量，有意识地放大了白花朵的体量；黑色的叶片规律对称地沉浸在深灰色的背景中，与洁白的花形成强烈的对比，更加衬托出白菊的品格。这种体量与构成的精心设计避免了传统绘画中的笔墨零散，增强了画面的力度。色和形的体量是构成画面整体张力的重要因素。

同时，安明阳在画中积极发挥色彩的力量，力求不同的艺术感受用不同的色调来表现。这不仅来自画家对色彩的敏锐，或者是对油画艺术的眷恋，而实在是由于表现艺术感受的需要。画家非常清楚，色彩犹如音乐一样是很能调动人的情感的。中国古代绘画有过色彩缤纷的时代，可是后来逐渐被文人墨客人为地演化为唯水墨高雅了。墨分五色，还是与色彩不一样；现代艺术的高低并不以此为标准。安明阳的作品，几乎都有不同的色调，很感人。那淡花青色调的淡墨《山水》，将漓江山水的灵秀、碧透、优美怡人表现得入神入化，非同一般。《雾松》，画家别出心裁地用淡墨写意画松针，树干则是石鼓文笔法浓墨凝重，那雾中松，松中雾的诗情画意十分耐人寻味。画家在油画创作中就很善于用色调渲染画面的气氛、情调，现在仍不拘于传统笔墨的绳规，洋为中用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在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画家有控制地利用色墨相互渗化的技巧，从无意识或潜意识逐渐做到有意识，并不一味追求偶然，致使画面既统一单纯又富于变化。

安明阳的不少作品中的背景是流动的墨色，这样处理可以加强画面的气韵和厚重，反衬出色彩的明度，巧妙地丰富了物象形态边缘的光线变幻，凭添了许多艺术感染力。这种计黑当白是传统绘画中的计白当黑的逆向思维，现代画家林风眠、李可染很长于此，非常见效果。计黑当白实际上也是一种虚无处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无中才能给人以更多的想象空间。“空无妙有”，这是我初读《金刚经》的感受。现代艺术讲究参与，大概这也是留给观众的一种参与吧！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画家安明阳画兴正浓，也在日臻完善自己的艺术，无疑将会有更多真善美的作品问世。本画集的付梓，是否将会给正在上下求索的画家们多少有所启迪呢？

1995年元旦于山前轩 2006年2月修改



吟陽甲戌年寫



2. 溫馨冬日 43cm × 55cm 1993 年





3.清幽怡人 50cm × 61cm 1993 年



4.
鸡冠花
66cm × 58cm
1995 年



5.
橡皮树
89cm × 66cm
1999 年



6.
美人蕉
91cm × 68cm
1995 年



7.
瓜叶菊
64cm × 55cm
1996 年



8.
荷塘
100cm × 68cm
1985 年



9.
花
68cm × 63cm
2005 年



10.
黄菊
63cm × 55cm
2002 年



11.
马蹄莲
75cm × 57cm
1998 年